文集

PL
2705
I378A16
1850
v.7

LIBRARY
JUN 23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H. H. MU CHINESE LIBRARY

# 香樹齋文集卷二十五

嘉興錢陳羣集齋

## 墓誌銘二

### 范母諸孺人墓誌銘

乾隆七年春侍御范省齋先生郵寄手撰元配諸孺人行略寓書于羣曰吾年過七十當令諸兒營其母葬事吾得見之誌孺人墓者子也先生爲羣丈人行引分固辭不得乃謹誌之孺人諸姓系本紹興元至正末知廣西梧州府事諱忠遷于禾郡秀水之思賢鄉實爲始祖忠生斅斅生偁中正德

閒進士歷任貴州按察使副使四傳至贈文林郎知陵水縣諱諸孺人王父也陵水公三子長諱惟欽孺人考也自考以上仕隱皆有令德重于其鄉孺人幼而端莊持重寡言笑年若干歸于先生是年秋先生方領秋薦赴公車孺人侍庭闈頗得舅姑歡心數年先生成進士之官南城孺人侍舅姑就官舍色養備至南城遭兵燹之餘民俗澆瘠孺人益厲澹泊力行節儉歲時伏臘邑老婦有躋堂入署見孺人布裘侍左右躬自浣濯咸化之既而先生報最被徵還家罹吳太孺人之憂助先生舉

喪葬禮竭誠盡哀宗黨稱其孝先生以禮部主事
授御史孺人奉封公命率諸子來京師俾襄內政
辛丑春恭逢
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先生與同臺諸公以建儲
事上請有旨以原官效力西陲即日就道瀕行孺
人謂先生曰師行戒嚴義無久畱凡君所內顧者
妾在當一身肩之摒擋家具率諸子同籍時封公
年登八十有四孺人調滫瀡以娛老懷而督課諸
子行學不少寬假封公以壽終孺人理喪事益周
密曰不欲使征人有遺憾也已而先生奉

世宗憲皇帝恩旨調還里門則諸子皆學成先後
登賢書矣復出釵釧諸物謂先生曰翁歿數年未
卽舉葬者以大事非婦稚所專今幸生還願售嫁
時飾以襄葬事不亦可乎聞者皆嘆其賢孺人生
于康熙九年己酉正月二十日歿于乾隆六年十
一月十一日以某年月日卜葬于某邱銘曰
德容既充言行踐瑩石記美何炳焜吉藏卜爾慶
其衍相夫當官起賢聲代夫事舅以孝名壽終有
夫營其墓嗚呼孺人何其榮

## 吳恭人墓誌銘

陳羣持服里居荒棄筆墨將二年矣先是爲翰林時與席編修釗同館稱莫逆交後釗弟曰雍曰鏊者官京師寓居密邇並以志業相許至是以束紡先之遺書請銘其祖妣吳恭人之墓謹按其孫鎬所爲行狀誌之曰

恭人姓吳氏江南太倉州人自六世祖諱某以禮部起家後叅政公諱某鴻臚公諱某皆以科第儒術顯名三吳父諱琨績學砥行以子梅村公諱偉業貴封嘉議大夫少詹事恭人生而婉娩動中儀

則詹事公以最小女偏憐之不加呵督聞太湖之濱席太僕公有子能文章遂締嘉姻即虞部主事今貤贈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諱啟寓席君是也詹事公即世恭人甫數歲哀毀如成人十五梅村公以禮來歸時中憲公母吳淑人延太孺人在養恭人曲盡婦職各得其歡心事奉太孺人最久嘗侍疾三載藥餌廁牏必躬司之後先治兩姑之喪及葬盡哀盡禮里中士大夫家訓其女與婦者咸舉恭人爲法從中憲公官京師綜理內政邸第肅然中憲公壹志奉職有聲虞部恭人實佐成之既

而中憲公請假奉養移居常熟與平湖陸稼書先生友善設堂壇令兩子受業陸先生臯比講學一時碩彥負笈而來恭人以禮晉賓親治膳服惟謹中憲公旣沒恭人懼其行之不稱稱之不遠也將葬召兩子曰汝父事母孝奉職勤取友端其丐當代老于文學者爲銘以傳之兩子奉命請于長水朱先生彝尊乃得銘焉自陸先生沒後卽命兩子受詩學于朱先生之門數歲學亦大進然亦不永年恭人慟悼不止訓諸孫如子而諸孫輩亦倚恭人爲怙恃十餘年來翱翔館閣報最循良者踵相

接也陳羣胥舟經太湖宿洞庭山下居人之稱席
母賢者雖販夫漁婦如出一口洞庭中憲公故里
也懷德且然矧其宗族戚黨之沾溉又深且久者
耶於戲賢矣恭人前後封贈生卒時日子孫次序
名位孫鏊有合祔志載于碑陰茲不備焉銘曰
頂山之麓席君之阡後三十載恭人祔焉恭人之
德柔嘉有恤是日令妻南國是式恭人之教服于
孫曾是曰壽母彤史是登封則堂矣日月艮矣殷
籛之裔來銘其藏

同年柯石菴墓誌銘

同年友柯君歿二十三年矣其子基泰來請曰基泰貧不克營先人窀穸先友存者惟公與德州雅雨盧公氣誼獨厚敢以期告明日基泰徒步攜予書至邗江雅雨得書慨然曰此朋友責也攸而遺之復予曰香樹與柯君同里非予匏繫者比其經紀之且誌而傳之予不得辭爲之誌曰君姓柯名煜字南陔號石菴爲邑望族王父名聳者康熙初爲納言有聲于朝州倅名宏本者考也君生五歲即曉四聲稍長好學于書無所不覽覽即不遺尋

遊京師與姜西溟查初白魏水村友善三君子不
妄許可人者獨重君博物自是名譽日起作詩根
柢漢魏于有唐諸名家愛皮襲美陸魯望以其遇
相似也尋舉于鄉又十五年成進士
廷試違例被黜
世宗憲皇帝登極詔舉績學公卿上其名復進士
知湖北宜都縣有善政君淡于仕進嘗自誦曰人
苦不自知吾素不樂親簿書刑名事惟以身率子
弟勉孝弟以厚風俗庶有志焉遇繁劇輒不耐遂
改教職授衢州府教授制府汝寧程公冠文聘脩

省志卒于西湖昭慶寺所著有慈恩集樵唱集鶴洲倡和集瑪瑙湖櫂歌生于康熙四年歿于雍正十三年享年七十有一娶錢氏副都御史名朝鼎孫女子三壽坤虞膳生娶丁氏皆恒娶浦氏皆早卒基泰其三子也孫嘉錫嘉鏞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葬于遷南匯銘曰

豐于文嗇于遇終師儒守章句淒旅櫬淹舊廬兆未卜誰過歟哀遺孤叩先友指麥舟備廣柳魏塘曲水環環若斧者其久遠于元切

中憲大夫慎齋曾君暨元配陳恭人合葬墓誌銘

余抱痾里居杜門結夏六月廿有四日郡太守曾公曰理偕其弟曰珏踵門請曰先府君没距今將三十年曰理兄弟各以奉職四方未獲求當代大人先生作銘以誌府君生平梗槩用是日夜慚悚今葬有日矣屈指先人舊交知先人行事惟先生一人耳曰理又待罪知郡事郡爲先生珂里敢泥首以請憶余與君訂交時君任直隷吳橋令余每北上留余署中數日公餘倡和君同里萬字兆學

士未第時亦在坐君獨賞予詩謂有漢魏遺意君任俠俸入輒周里黨之貧者受者方懷感而君猶歉然坐是用嘗詘閱今五十年每歎君之才略實有過人者而阻于遇限于年之不永不獲大展抱負長子曰瑛官閩廈以政績被薦爲臺灣郡守有聲尋卒于官今仲子守吾郡清身苦體部民畏威懷德上游咸器重焉曰珏醇謹署令著循績予向以君不永于年爲恨今後人克自振拔且爲君幸矣乃按狀而爲之誌曰

君諱逢聖書自字也又號愼齋姓曾氏宋南豐先

生裔遷居撫之宜黃明中葉遠祖學孔公爲寧藩孔目官始居會城邑庠生諱日旭字大臨者祖考也以君貴俱貤贈中憲大夫諱有典字吉甫者考也贈奉政大夫加贈中憲大夫君生而穎敏性孝友稍長博通典籍書詩古文皆經名宿指授重然諾有膽略未弱冠居贈公喪哀毀骨立主家政十餘年遂棄舉子業援例入太學授南城副指揮理寃除蠹遇徵發期會無累民絲黍時武進趙恭毅公爲都御史極賞識之每于公所舉君廉幹以示屬吏方裁薦剡以內艱去服闋補直隸吳橋令益

厲淸節發奸摘伏無所隱蔽以薦除順德府同知
世宗憲皇帝知君才能特授順德府知府有妄人
鄭承書燈節被酒陡發狂疾作囈語不休爲人首
告將刦庫謀不軌城門晝扃居民震恐時君以公
赴保定聞之馳歸捕訊倶屬子虛立懲釋之被誣
者置不問皆羅拜涕泣而去其遇倉猝決斷類如
此大吏益重君器局可肩大事屬邑邢臺黃山中
有劉彭馬等八姓聚族以居持準提齋教鄉人相
寄持齋者衆奉
率旨誅捕君廉知鄉愚惑于二氏教因明末避寇

屏居山麓丐福于神祈免鋒鏑誓世世子孫不茹
葷以答神貺殆百餘年矣每當佛誕之辰山左右
近境聯會進香醵金建佛殿供奉佛像幢旛甚盛
有類白蓮聞香教者
憲皇帝防微杜漸特降
旨捕治君奉檄措置盡善焚其書毀其祠宇寧其
室家各安生理未匝月而大定奏入
上温旨嘉奬手詔督臣有如此賢員當留心提拔
之之諭時方改守巡道爲藩臬廷論君與浦君文
焯堪膺是寄適督臣奏大名乃直隸財賦之區賦

多積逋官吏蠹民因緣爲奸非君不能清理請調
報可先是議改大名巡道爲清河道　勅督臣遴
選幹員補授首列君名次浦君文焯次趙君國麟
奉
上諭曾逢聖浦文焯另有用處清河道員勅著趙
國麟補授尋推陞陜汝南道引
見時改授刑部正郎以江南司兼左右現審司事
多所平反旋被議解任卒于旅邸
今上御極之初擢滯起廢方欲柄用則君已下世
矣惜哉君任事有膽略官畿輔二十餘年有疑難

案件多倚君辨理君亦以上游信任就事直陳同事忌君流謗下石者不少君怡然曰是可勿之校以謗受屈命也吾安吾命可耳卒之日家無餘貲惟圖書數卷而已乾隆二十四年某月某日合葬于進賢門外老龍窩之麓銘曰

邦之循良南豐裔化被大陸歷瀛冀由令而守無躐次薦者推轂陳殊異忌者下石工譖蔚嗟君奄忽志不遂至今耆民誦清惠啚于身者昌其嗣家傳治譜民所墍佳城鬱鬱樹藹藹吉壤封兮安厥配以妥以侑欽世世

誥封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子

太師謚文端汪公墓誌銘

休寧冢宰汪文端公之喪過嘉禾其故人錢陳羣致奠醊于舟次翼日孤子承沆等踵門來乞銘因憶公自諸生與陳羣爲金石交垂五十年迄今哀病里居書問往來無間一日得兒子汝誠書具述公病狀凶問至嗚咽不能言又數日齋摺家人歸

祗奉

硃批内有汪由敦汝老友也今竟物故可惜之至十五字友道始終上邀

聖主垂察亦史冊所未有也今以　賜塋卜吉于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葬于環塢之原所以誌生
平者惟故人是屬何得辭按狀公諱由敦字師茗
號謹堂又號松泉居士徽州休寧人九世祖諱齊
壽百歲五傳至高祖考泗論太僕寺少卿曾祖咸
和祖愼然考品佳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如其官妣
皆贈一品太夫人公生而穎異八歲能屬文同邑
查君禮南以女字焉年十九補浙江商籍弟子員
讀書錢塘僧舍靡間寒暑長白徐文定公撫浙時
重其才延致賔館以母憂歸雍正二年舉京兆是

秋成進士　廷試二甲第一甫登史舘聲名早重
輦下前此以徐文定公薦充明史纂修官淹雅閎
達史筆擅長故明史之成終始賴公云授職編修
後館閣鉅製出公手居多由坊局轉侍讀乙卯八
月
世宗憲皇帝升遐
皇上御極一切大典禮進御之文撰擬詳贍能當
上意入直南書房補授內閣學士洊歷六卿由禮
兵部侍郎擢工部尚書轉刑部尚書爰書塡委覃
思推勘時陳羣居左職公詳慎和平虛已以受每

集衆見以成一是云
上倚公綦重委任事繁　命在軍機處行走
聖駕謁　陵及巡幸山左山右江浙盛京吉林皆
扈從每承廟謨指示耳受心識出即傳寫不遺一
字乾隆十四年金川平敘軍功加三級加太子少
師協辦大學士事務十八年晉階太子太傅準噶
爾平軍功加三級承定河決固安奉　命往勘籌
議堵築有以別開新河為言者公主仍濬舊河為
便得　旨允行都下錢米價昂議先支甲米加放
月餉錢市價遂平人第知公以文章受知遇黼黻

隆平不知其綜理庶務安詳周密房謀杜斷一身兼之至于出入勤勞謹慎備至雅量鎮物寵辱俱忘雖曾罣吏議致左遷而匪躬蹇蹇之忱仍荷

聖主矜全　賜第內城禁垣騎馬蔭長子承沆授

主事與夫　御書筆墨白金文綺豐貂食品之

賜駢蕃稠疊難以悉數二十二年春晉吏部尚書

扈從南巡給假歸里旋扈蹕還京明年正月臥病

園第　特遣太醫診視中使存問日再至　內廷

曲宴仍一體與　賜病增劇　賜哆羅衛一襲

命御醫宿邸中動靜輒以　聞二十二日知不起

呼承沆口授遺疏大意踰時而逝無一語及家事
上親臨奠醊入門即號慟降　旨加贈太子太師
祟祀賢良祠賞內帑銀二千兩兼　命入城　賜
祭葬如制復　賜祭一壇令翰林院立傳諡曰文
端　御製五律一章有贊治常資理論文每契神
之句嗚呼榮矣先是公謂承沆曰適撿舊唐書得
李鄴侯傳末數行言月蝕東壁張燕公由是以亡
而已恐不免明年果卒今歲建未之月月蝕于奎
恐有當之者吾病其不起乎是殆有先兆矣公生
平美行嘉言不可勝紀孝于親友于弟族中貧乏

者量于周邮出俸　賜千金捐入家祠遂仿范文正公義田遺意又建休寧會館俾旅居有所次之所桑梓咸感德焉顧未嘗事家人產喪還老屋數椽不容旋馬惟　賜書滿載而已屢事文衡得人最盛充同考官者三主文武鄉會試者六充殿試讀卷官者四承輯諸書各館皆爲總裁詩文集若干卷付梓行世書法力追晉唐大家兼工篆隸公旣沒

上命集公書爲時晴齋法帖十卷勒石　內廷云

公卒于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距生年六

十有七娶查氏誥封一品夫人側室邵孺人子三長承沆戶部郎中承霈承壽皆太學生女二長適內閣中書吳恩詔次許查承裕孫一本中孫女三

銘曰

岐山白嶽秀萃靈鍾篤生偉人世德攸隆惟公應辰懿德純畀秉醇儒姿具公輔器公之發蹟物望所推學有根柢積厚而丕鶴立詞林高文是式肆而益醇華也非飾我

皇文思昭回四垂芒寒色正公筆公詩鴻猷是潤考禮釐樂勤宣綸綍密承帷幄遇深三接歇歷六

卿秋官久任惟允惟明瘁不言勞夙夜匪懈備物
酬庸以風有位公謙益撝公誠益輸維國之瑞維
臣之模列星歸垣天不慭遺寵極哀榮附身祕襚
旣崇禋祀復賁誄章佳城鬱鬱吉壤爲光公生曰
孜靖共以獻公沒神存旁魄思贊老友作銘契濶
死生如執公手我言公譍

誥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迪甫蔣君墓誌銘

同年友蔣君諱恭棐字維御一字迪甫其先廣陵人後徙蘇州五世祖育馨以舉人知清流縣高祖燦由進士官至天津兵備道曾祖圻以子鐕貴贈奉政大夫祖錸貤贈考溶封並如君官君生四歲即通四聲讀書過目不忘十歲爲文章有奇氣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華亭張文敏亦以五經受知學使者江左文士矜奇耀異人握靈蛇之珠而張蔣兩君獨守先正矩矱所爲文流傳都下安溪李文貞見而歎曰是今日之思泉震川也後文敏數

年成進士以廷試違式落第夷然歸里益肆力于
古又七年與予同成進士入翰林充
玉牒館纂修官一時制誥典冊出君手者輒爲院
長所賞激以封公七旬假歸上壽里居七年極色
養之樂
今上卽位之初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
自濯磨與時而奮封公以精力尙强命君北上供
職充
大清會典 五朝國史舘纂修官居無何以原官
休致適封公以哭長子過慟朝夕奉侍未嘗須臾

離膝下先後居二親喪哀毀骨立時予與張文敏
同事西曹公餘屈指當代古文必推迪甫每欲邀
予公裁薦剡旣而文敏以疾去不果辛未二月
法駕幸吳中侍直宮門蒙
溫旨垂問賜內府緞疋予時忝扈從見君于豹尾
班後則鬚鬢皓然矣癸酉冬德州盧君抱孫再擢
兩淮都運延君主安定書院諸生慕君名擔簦而
來者咸處往實歸君自誦曰吾雖老願以平生所
得公之諸生當不負盧君也予適訪盧君于邗上
盧君招予兩人飲花下賦詩以紀斯會數日予辭

歸長水未浹月而光嶽等已扶櫬歸吳門矣盧君
經紀其喪人皆以君篤于友誼卒得友朋之助云
君湛深經學詩文無專師于唐宗少陵義山于宋
愛廬陵臨川藏書數千卷皆手評數過著述十數
種光嶽等方編輯授梓君生于康熙庚午十月二
十三日卒于乾隆甲戌六月初四日年六十有五
娶宋氏先君卒男七存者光嶽道愜師鄴皆能世
其業女五孫男三孫女五以乾隆二十年十月某
日合葬于長洲縣二都十五啚福字圩銘曰予少
賤走　皇都儔衆中揖二厨評道藝說唐虞雲間

張吳趨蔣一扶搖雲霄上一守官師儒長尚書星隕峒峿郵詞客又訣邪水溝低徊往事五十秋感舊一哭霜滿頭魂歸來兮樂斯邱

直隸開州牧嚴君墓誌銘

同年友嚴君與予交數十年如一日君官畿輔時予視學循行稔君治狀予役滿還京君以公事往來京師問詣予邸第一日天大雪置飲賓主各微醉戲曰我兩人年相若也他日孰後死當誌墓君曰侍郎文名日盛書勁秀理宜大壽又為舊史官其受吾拜於是大笑辭去又數年壬申予猝遘沈痾蒙

聖恩賜人參上藥日遣醫診視少差復　召見數次體恤備至　命兒子汝誠侍還鄉里其明年癸

酉君没于開州官舍予舊疾旣瘳後患疽吟呻床笫君子秉圭秉瑑以狀請誌未應亦不辭予自知病起有日也家人見予卧病取架上求爲文者槪置字盉不復設已而病愈遣人過江詣秉瑑索君行狀乃得爲君誌焉

君諱宗嘉字二猷又號孚亭始祖季津公自閩遷江右袁州府分宜縣傳十世至方伯公諱孟衡始顯爲袁右族又傳十世至君代有懿行君王父母父母皆以君弟宗喆官二千石貴貤贈誥贈如其官君幼誠樸舉止端重稍長後先居母喪哀毁如

成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與弟宗喆各以志業相
尙居贈公喪盡禮盡哀甲午舉于鄉計偕未售喜
怒不形高安相國朱文端公愛其文尤敬其品
淳邸聞其賢延課世子誦讀之餘惟以制節謹度
相勉勵益加敬焉初任楚中署武昌府屬之咸寧
復署沔陽多異政以拂署督意咨部歸原注銓選
雍正七年補授直隸高陽縣明年兼攝完縣又署
祁州一身兼三篆延袤千有餘里君整理無毫髮
遺憾如猪龍河建橋利濟謁靈祠禱雨一州二邑
後先沾足每秋雨堤決捐資堵禦復築月堤以護

至今便之甲寅調玉田下車後密捕巨盜海潮置于法毘連數邑民得安枕丁高太恭人艱君銜哀奔歸制府李公以薊運還鄉兩河堤決淹村落數百堵禦工急非君不可君以事關民命乘小舟歷各鄉水急風大幾覆溺者數四賑撫有方貧難得活遷薊州牧尋改延慶牧乙丑秋州屬被旱災者百三十餘村君酌其輕重運粟撫恤大吏稱善每遇旱潦往往諮君所定章程仿而行之輒效調開州未得代時以金川小醜蠢動奉

旨調船廠等處滿兵赴川進勦檄君赴良鄉辦理

經畫周詳軍實無悞而民無驛騷之苦時有倡爲
椎牛饗士者君曰此所以待有功也凱旋時用之
今方出兵勞以酒食足矣若援此例則沿塗廢耕
牛萬計不可不愼衆皆悟議遂已君持論得大體
類此州境隣豫辛未秋七月陽武河决受水者五
百餘村廬舍多無存者甚或巢樹以避君立輸金
錢米粟僱四十餘舟遴役往拯全活數千人又協
辦阜城新安涿州順義差務無不井井在畿輔二
十五年歷治州邑十五六所至民安旣去民思持
身清潔待人不設城府誠意感孚人咸歸其長者

位雖未顯而政蹟著于三輔沒後數年部民懷德多祀其威儀鄉人族子過君所部境境民詢之有延入其家追思舊澤至流涕者　年　月　日子　卜葬于　鄉銘曰

君之孝友曾閔是期君之慈惠召杜兼之政在理人親民乃見行在門内外亦罔間人亦有言識墓者諛我儀圖之惟君不誣老友作銘有諾在昔子孫守之用壽斯石

香樹齋文集卷二十六

嘉興錢陳羣集齋

行狀一

待贈文林郎顯考廉江府君行述

嗚呼府君廼遽棄不孝羣等耶府君夙嗜名山水少事遊歷渡黃河踰泰岱窮龍門積石覽終南之勝又嘗跨嶺嶠探武夷三洲之奇所過神仙窟宅靈景秘迹輒移日不忍去後貧窘不能治行嘗端居杜門今年夏同里陳君官姑熟郡守與府君舊姑熟爲江淮屏蔽采石牛渚之險稱于東南遂薄

遊詣陳君于姑熟期以秋深從徑道遊黃山攀白嶽以歸留姑熟凡三閱月偶感河魚腹疾數日大漸窮俞扁術不起八月二十有一日遽逝先是府君命不孝峯留奉母不孝界從遊因得侍疾時寒暖服食鼻糞色臭以司疾之差刃股投劑竟不果效不孝羣黜于南宮未獲歸得凶問昏迷不知所爲强起奔赴麻鞋徒步歷二十有五日抵廬次嗚呼痛哉不孝等罪大惡極百死莫贖其尚忍强顏視息耶惟是府君文章倫行卓卓可紀雖困屈無由風世而扶奬善類孝友無間素爲人望所宗不

於此時少述一二使家乘無稽鄉評失實不孝罪
更何似沾淚梗述以竢覽擇府君諱綸先字廉江
姓錢氏自武肅王孫忠懿王納土歸宋子姓分隸
中州江南其在臨安者又散居各府武肅王十四
世孫富一公始遷鹽官嗣子孟寬公諱裕裕生實
實生達達生珍代有陰德珍生薇府君高祖也官
禮科給事中明隆慶間贈太常寺卿特祠顯忠
欽定明史列儒林傳與叔父琦弟萓弟芹皆以進
士同官中外有聲於時曾祖孝廉公與映遵父遺
命立義田贍族撰有書詩二經條解嘗

聖祖御纂書經傳說採入焉祖孝廉公陞父孝廉公瑞徵三世皆博學爲世名儒沒祭於祠於邑爲望府君生而穎達十歲工文詞後隨王父謁選入得交老蒼輩潤略自喜雖遊公卿門無苟謁也初娶母蔡孺人奉王父母極孝脆促不永所事府君悲痛逾節數歲始再娶吾母陳孺人時家計中落府君館吾母家爲秦聟一時名流與府君往來結契吾母脫簪珥以佽吾母尤工繪事每一圖成世爭購之售值數縑持縑易米歲時不絕數年而歸歸之日不孝羣已在劒矣於是王父薄宦將之信

安瀕行謂府君曰吾垂老一官豈可使爾等遠離膝下然春秋蠲潔必躬親之其留汝奉祭祀時府君迫以嚴命勿果從歲一省視裹糧渡江十餘歲率以爲常秋而往逼歲遣歸著有寒江歸棹詩即古人望雲陟岵意也歲丁丑王父俸滿當遷將上計矣府君侍有憂色輒以間請曰日兒來省時命諸孫薙徑草待阿翁歸矣如是者數四先王父解曰吾亦念之遂侵星謁郡守董君請致董君固留會至日祭

先聖于學宮先王父佯失足于殿之西廡董君笑

曰吾不可奪君志也遂許辭歸府君色養數歲旦暮甞不離臥側一日先王父示所畫墨松命府君題識即信筆獻詩云攜來一疋胡威絹寫出千枝陶令松王父稱善舉酒相屬于是盡醉歡甚府君後先居王父母憂哀毀骨立凡附身附棺必誠必謹甞栽蓮于王母繐帳前蓮獨盛凌霜不萎十月蓮復花成房人以爲至孝所感府君篤于兄弟喪具甞獨任事畢諸世父欲計費議償府君惶悚固謝遂不果計諸世父有疾府君每爲廢食諸世父先府君棄世府君視諸姪如己子雅不治生產恥

與乾沒者俱好施與疎于財不苟得于是貧益甚無儋石儲課不孝等甚嚴嘗自題書齋聯云讀嫌腹儉添兒課飲扱釵空讓畫圖蕭然四壁宴如也暇時嘗乘小舟抵郡城與一二名宿爲忘形交或浹旬不歸歸必吟咏充篋焉先是不孝拳初就外傅甫離經府君命讀性理諸書塾師笑曰君不欲兒輩博科名耶府君曰科名重人耶人重科名耶當今人文燦然習尚瑰麗然自古文章風氣隨時變遷

聖天子方尊儒重道又得一二鉅公主持文運安

見是書之不足取科名乎遂卒業歲餘即有
旨程天下士子皆用性理不孝羣知昧才絀然自
童子試及舉于鄉率以五經售不孝峯界亦先後
補博士弟子員食餼于黌謬叨鄉譽皆府君先物
之識有以成之也府君雅好獎借人才讀李文忠
與昌黎書論薦陸洿事心竊慕之戚族子弟或少
孤苦失學或窘之不能延師者府君嘗飲食之勸
令從學後爲名士尤樂規瑱人過甚至涕泣相告
使之自悟乃已然不泥成迹無責備意衆咸諒府
君之誠平生嗜讀書卷不釋手嘗徹夜論究無倦

容年逾六十齒不豁眼如漆髮鬒如童子然頗以此自任嘗不甚愛惜不孝羣界少事府君未嘗一日相違不孝羣自弱冠遊京師往返嘗不暖席後充八旗官學敎習將期滿時府君仍命應順天省試甲午貢于京兆明年下第又明年歸省府君洎太孺人以禮闈屆期遣不孝羣北上不孝猶豫不果府君以精力強健委曲況示戒不孝毋戀戀嗚呼痛哉豈所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者耶嗚呼痛哉不孝羣少罹寒賤碌碌無所見于世又以飢驅役于四方生不能奉菽水沒不能視含殮

終天之恨更有甚于不孝搴與界者嗚呼痛哉嗚
呼痛哉府君生于順治乙未十月十七日子時卒
于康熙戊戌八月二十一日寅時享年六十有四
歲貢生所著有辨博物志及雜著六卷詩二卷俟
續刊問世不孝五內摧裂昏霍憒眩語多掛漏伏
惟當代大人先生鑒而察之錫之琬琰以榮窀壤
不孝等感且不朽

桐川年姻家眷弟俞長策塡諱

誥封太淑人顯妣陳太君行述

嗚呼痛哉吾母太淑人竟棄不孝陳羣等長逝耶不孝未弱冠遊學四方數年而歸一侍顏色席未煖即飢驅出門通籍後僅迎養三歲請假侍歸假滿還職又十年蒙

世宗憲皇帝體恤深仁簡任　畿輔學政

命就養邸第私心竊喜謂從此得以公餘承色笑奉滫瀡庶可報恩勤于萬一乃未及數月抱痛終

天祐薄孽深至于斯極摀心飲血呼搶靡依誠不能強顏人世惟是太淑人食貧苦志芳範懿行實

無愧于女宗若不手爲詮次墜漏無傳則不孝之罪滋甚用追維言行和淚伸紙伏冀當代大人先生憐其哀悃俯垂採擇錫之鴻章以榮窀壤不孝等庶獲遵奉斯義稍自奮勉俾勿替墜仁人之賜于是乎大不孝感且不朽太淑人諱書姓陳氏自宋相國文僖公諱康伯以護蹕南渡功賜第于郡城之春波門外遂爲秀州人文僖公四世孫諱彥斌爲浙江廉訪使有異政杭人爲之立廟祀七世孫諱俊民明洪武中任貴州右方伯安輯苗疆撫民有法謚曰簡十一世孫諱憲嘉靖戊戌進士太

淑人曾祖也祖諱懋義邑庠生生先外王父諱堯勲太學生以善行著于鄉所居屋傍有梓潼神像歳久毀壞守僧數募里民新之歳餘莫有應者夜夢神語曰陳善人來當新吾像爾何得他請耶明日外王父果至僧具以告即鳩工修葺廟宇並裝演神像無何外王母錢有娠將娩身矣外王父夢神降其家已而生太淑人乃二月三日世傳梓潼誕日也太淑人幼沉靜寡言笑生八歳時見同祖諸昆從學舍歸輒問所讀何書促口授默識之不遺一字外王母錢恭人相遇甚嚴每令學女紅頗

不許習柔翰曾就外王父齋中見壁間名繪取紙筆倣之無不神肖外王母怒而撻焉乃止一日外王母夢神語曰我昨遣汝女筆他日當以翰墨名天下汝何得禁之自是延師授經歲餘便通曉大義曰讀古人書當學爲古人耳乃取女史孝行諸事實圖于所居室中躬倣爲之外王父鍾愛特甚每歎曰惜予女也若男亢吾宗矣外王父需次入京行至天津以暴疾卒于舟中旅櫬歸太淑人死而復甦者再自是奉外王母益謹時家計中落外王母孀居貧乏舅氏孤露太淑人縫紉給饘粥仍

句讀經書以授舅氏先王父
誥贈中大夫孝廉公與外王父有舊適先府君賦
悼亡聞太淑人賢請以繼室不孝前母蔡太淑人
賢而不壽先府君思念逾節太淑人仰承意旨結
褵三日後卽洒掃淨室懸蔡太淑人小影于其中
朝夕供蔬酒如生歲時饋問蔡家賓客如蔡太淑
人在也寒族自七世祖臨江太守公諱琦六世祖
太常公諱薇同弟永州太守公諱芹禮部公諱萱
世居邏村子姓繁衍衡宇相望太淑人于歸甫旬
日見所居樓外有少年責佃戶償逋逋者不遜毆

之殆斃咯血不止時大雨雪雪沾衣皆赤須臾逋者之家聞之率黨戚相報勢甚猖獗少年無所措太淑人遣蒼頭問少年爲誰則先府君兒子也母鍾方寢疾哭泣不能制太淑人曰吾當治之乃畀逋者于煖室中急令蒼頭延醫診視給其母米二斛錢二千仍縛少年跪而受杖衆大感悟遂散去逋者之家償租値如故先王父率先府君上冢歸聞之驚歎狂喜曰新婦若此吾無憂矣先王母曹太淑人屢遘沉疴太淑人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浹旬羹糝藥劑出太淑人手者食之必甘先王父

德望族人素所矜式行序亦長每歲時必集族人
于家廟反覆誥誡數十年中族子弟相率不敢爲
非將之官信安族人置酒取別且請曰誰可代翁
長吾族者曰吾新婦陳至孝且慈吾觀其舉措家
政當出吾右族人以爲然時族世母文學介亭公
夫人朱教授道贍公夫人陳嫂文學亦駿公夫人
葉贈觀察公卓公夫人俞皆以望族砥礪名節訓
子有法與太淑人相處親愛無間率以勸善規過
相爲酬答族人咸取則焉先府君性慷慨樂善好
施于學無所不窺從父半完老人父子文學子玉

介亭兩先生同居鄉里頗爲時論所推一時碩學如少宰彭羨門先生竹垞朱先生華隱徐先生今閣學俞穎園先生兄弟並以志術相尚裾屐紛披連檣投轄家故貧不能具飲饌太淑人脫簪珥以供太淑人幼有倫鑒闇窺客中有以浮華相尚者必婉頰勸令遠之歲丁卯同村幼穉患痘殤者數人不孝兒五歲亦殤不孝甫二歲瀕死者數矣太淑人謀于先府君乃屬不孝于外王母曰是兒若保其婆所畱乎外王母乃盡去襁褓解所衣單衣裹之抱與俱歸外王母年過四十孀居將十載矣

乞隣婦乳畀之不得則按方書取藥作乳以飼太淑人亦時寄衣襪餺飥等物不孝年九歲外王母以所居里中無讀書者遣還令太淑人教時不孝弟峯已七歲弟界已四歲矣不孝復患鼠瘡熾甚百藥皆試僅以背立太淑人撫育備至比歲歉收里人乏食太淑人指所居屋質于郡中富家糴米以濟又嘗捐資施棺戚族有以急難告者無不竭力以應于是貧益甚先王母抱病信安官舍太淑人聞之跪禱于神者七晝夜先府君過江省覲將行謂太淑人曰吾親老不能咫尺離膝下諸子學

業成敗由汝矣太淑人慨然引爲己任聞里中有陶先生者躬耕績學不干外務具禮延致陶先生熟精經學獨不工舉子業且又多病辭不就太淑人固請曰以先生品行純素故敢相托經學果通何患不能成舉子業耶每夜必手錄不孝日課彙寄先府君令壹志親側勿以兒輩爲念不孝少居闤市習嬉戲讀書不能沉潛又自恃資性輒事强記繼而陶先生卽世所居讀書處有樓三楹太淑人在樓下紡織聲相答或聞讀書聲輕浮背潛登梯級覘之則不孝弟兄俱越席以嬉讀成誦書塞

責也于是大撻至流血數月又如之一日召不孝于家廟中跪責曰不令飲食太淑人亦痛哭自責絕食者兩日不孝泣曰請母勿自傷兒自是當攻苦讀書矣乃手錄朱子讀書法數則榜于座隅置字彙等書于紡車傍曰是吾師也並命不孝課兩弟不孝每夜讀易一卦據所見疏之太淑人手自披閱夜分不寢借篝燈餘輝躬自紡績晨遣蒼頭入市易米而先世所遺義田祭田歲挍所入分給族人以本身及不孝等應支米數積之以周貧乏十指不給曾至斷炊借隣人粟作飦食家人指囷

中公田所入米曰是不可借也歲戊寅先王父年八十矣移疾偕先王母歸里不孝年十四赴郡縣試以五經拔第一太淑人憂曰若童穉即邀時譽此子必無成矣已而不售太淑人見不孝色沮復慰諭曰見有誦經而不售者乎但勿自棄可耳不孝乃去所坐書几易以蒲席跪而卒業先府君以先王母疾終日不離床第先王父每召不孝兄弟示以難義輒應聲對先王父喜甚作孝婦行遺太淑人黨族榮之先府君後先居先王父母喪悲痛逾節病不能支太淑人內極哀毀外理大事無不

盡善外王母寢疾率不孝俱侍湯藥及疾革獨任後事不孝兄弟先後以五經補博士弟子員旋貢于太學不孝原配俞淑人自幼有賢名太淑人憐其失母視之若子後脆促不永太淑人手圖其像命不孝記其淑行以傳之先是不孝屢困諸生先府君輒有憂色太淑人獨否曰兒能讀書遇稍遲何傷甲午以五經中順天鄉試太淑人寄言訓諭諄諄以勵實行愼交游爲勸勉先府君以兩親未葬日夜焦勞薄遊姑熟閒時不孝弟界隨行見疾轉劇刲股以療終不起喪還太淑人傷先府君抱

才未遇落拓偃蹇悲悼不可任不孝時客津水聞訃卽日奔歸見太淑人形容枯槁長跪請節哀明年不孝舉葬事乃强起指示旣葬謂不孝曰汝父生前純孝時以兩親未葬寢食不自安汝能成父志吾紡績所餘悉以助汝則對曰謹聞命矣乃爲擇日卜葬成禮宗族鄉黨咸服先王父稱許不謬云弟峯以哭先府君成疾是年冬不起太淑人痛益甚精力大憊不孝與弟界期從此不離膝下願躬耕奉母不復有進取志庚子太淑人促令不孝北上辛丑以第七名登聊城鄧君鍾岳榜裳

聖祖仁皇帝拔置詞苑太淑人喜不孝之成進士
而悲先府君之不及見也乃素服上冢哭甚哀不
孝念自幼遠離通籍後即迎養太淑人于京邸太
淑人以弟婦任寡居遺孤僅四歲乃挈與俱來不
孝俸祿所入僅供菽水顧親老不能修甘旨忽忽
嘗不樂太淑人輒慰諭曰吾習勞有素今來就養
所幸在骨肉團聚豈爲甘旨耶汝能勤職奉公雖
菽水足矣壬寅冬
聖祖仁皇帝升遐太淑人仆地痛哭失聲遭際
世宗憲皇帝登極嚮用詞臣不孝以庶常得與著

作之遲太淑人勗以勤慎幸免隕越雍正元年八
月有
旨翰林撰擬文字進呈蒙獎賞者
召入殿廷各賞內府緞疋令相國錫山嵇公等九
人不孝名亦與焉時太淑人方寢疾不孝恭捧
賜物跪獻床下太淑人感激歡喜勿藥而愈三年
太淑人以居京日久思瞻掃祖父墳墓不孝仰承
母志請假奉歸太淑人未字時曾夢外王父語曰
自潞河南下三百里有村名楊柳青者吾死所也
他日兒過之當以卮酒望空而酹吾當饗之至是

舟過楊柳青太淑人命不孝爲文致祭太淑人臨
風哭奠嗚呼綵衣侍奉鷁首南飛有先物者矣自
八月解維至十一月初始抵里門不孝奉侍左右
未甞寸步離歸之日卽命不孝備舟楫謁祖塋展
視同祖兄有貧不能葬其親者命不孝量力舉行
兄其來謝太淑人惶恐益不自安曰吾子力薄不
能厚葬何以謝爲不孝假滿歸矣太淑人再三訓
諭以　國恩難報當黽勉盡職勿以我老爲念不
孝不敢違命乃畱婦侍起居卽束裝入京明年太
淑人以不孝長子當就外傅遣婦率孫北上已酉

吏部以川廣等五省鄉試應差能員引
見勤政殿奉
旨湖南地方遴潤錢陳羣明白着爲正考官事竣
回京橐囊蕭然僅以鹿鳴讌上所得杯幣及試院
紅綾幛子等物遣人齎歸奉太淑人喜諭家人曰
吾子官翰林十餘年未嘗私蓄一錢每得清俸必
分治菽水今不寄一錢是眞無一錢也奉差若此
庶不遺老人憂矣不孝以外王母久未葬節途中
所得俸給謀治窀穸太淑人與舅父山鶴公商搉
辦理知不孝貧不加訶責是年不孝弟界以諸生

奉
旨劾力軍前界幼羸弱太淑人憐之不使遠離及
聞西行則喜曰丈夫生三十矣不于此時爲公家
出力更何俟耶尋受醴泉令醴爲師行孔道徵發
期會晝夜無寧晷界恪奉太淑人教治醴泉三年
邑人安之制府冢宰劉公總理陝西巡撫事務大
司農溧陽史公保題實授調繁寶雞太淑人嘗宻
諭不孝遣家人變姓名徒步往來三輔間閒遠近
州邑士人皆稱醴邑令賢能體恤百姓辦運軍糧
不加敲撲人爭踴躍乃具以聞有喜色猶諭不孝

曰汝弟若不才汝可劾去之毋遺吾憂不孝奉
命宣諭關中兩河父老人人感激
皇恩急公恐後而不孝亦祗遵
聖訓諄摯愷切宣布周詳其有未喻者至垂泪相
戒卽今深村僻壤凡經不孝所到之處有耰鋤德
色箕帚誶語及畀劵不率長者教或任性使酒者
父老詰問曰爾忘錢使君教耶向非太淑人訓誨
何以臻此歲餘事竣時大司農溧陽史公奏請議
敘不孝名列第一晉階一級紀錄二次蒙
恩以親老回京方乞假省太淑人諭令供職坊局

不孝屢以文章受知癸丑冬蒙
恩嘉奬甲寅三月擢右庶子四月遷侍講學士尋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太淑人以受
恩深重當益自奮勉諄諄寄言訓諭雍正十三年
正月不孝奉
命視學畿輔二月恭請
聖訓蒙
恩垂憫微臣親老許科試事竣給假省視隨回奏
云
天恩殷渥舉家感激惟是學政事繁實無餘暇可

以省覲　上然之曰汝且到任俟數月後酌量回
奏卽曰
賜人參二封內府緞紬各二疋乃遣家人恭齎至
家並以　恩旨稟知太淑人卽馳諭云學政任
重且首善之地尤須實心體察生童數十萬人全
看女爲表率女萬不可離職守吾雖衰邁行將就
養得信後卽具以奏蒙
溫諭優答不孝幼承母訓自蒞任後精白一心寬
嚴互用不敢有絲毫苟且七月試竣卽奉
旨供奉

內廷八月初八日蒙
恩褒奬十六日奏赴永平補行科試
召見時蒙
恩垂問云汝母來京就養起程否奏云已在途矣
天顔甚霽諭云汝永平回來便可見汝母矣跪聆
之下感激涕零永平試事將畢驚聞
龍馭上賓慘痛哀號不知所措絶食者數日强起
視事試畢即縞衣奔赴到京之日具摺恭請
皇上萬安即懇請瞻仰
梓宮蒙

恩俞允五中慘裂血泪交迸隨獲仰見
天顏哀慰垂問匍匐而出晚宿翰林院署家人馳
報太淑人已從潞河入京矣途間聞
先帝賓天悲痛欲絕至今僅日進粥少許尫羸不
可言不孝即欲歸寓問安則又遣人諭云吾已進
京相見有日 國服在身豈可頃刻離班次耶乃
于十九日釋服後即見太淑人相抱一哭家人婦
女無不哀痛隣里見者無不流涕明日詣
宮門即奉
旨仍在

內廷行走又數日擢通政使司右通政仍留順天

學政之任

召見養心殿嘉勉策勵感悚交集太淑人每見不

孝退食時哀毀號泣卽諭曰汝受

先帝深恩未嘗仰報今

聖天子大孝性成善繼善述事事仰契

天心正汝竭忠効力之時宜振刷精神毋過自損

傷太淑人雖勸慰及此然每日下直歸亟問起居

往往見太淑人追慕

深恩潸然涕下也不孝幼食貧無以爲養謂自此

得以養廉之餘時奉甘旨少展烏哺之私顧太淑
人春秋高精神甚衰每進一饌嘗匕箸而已又不
欲令不孝知爲不能下咽也輒歡喜曰今日安汝
婦所進某饌吾甘而食之矣月餘忽感寒疾伏枕
者匝月不孝以外王母撫育之恩未獲少報萬一
恭遇
皇上推恩錫類沾溉九有乃瀝情陳請
貤封甞
聖慈俞允外王父
誥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紀錄二

次外王母

誥贈太恭人太淑人感激歡喜曰

皇恩稠疊實出望外報稱愈難矣又見不孝以

恩蔭與姪汝鼎則又喜曰汝有四子獨厚于姪知汝欲慰吾心耳汝鼎者亡弟峯所遺孤也自幼撫于不孝不孝諸子亦樂于義讓太淑人每曰吾家世爲淸白吏今童穉皆能友于其永保之少成郎天性矣歲暮時氣體平復問不孝曰汝今歲郎不出巡歲試明春宜及早出京乃于正月八日恭請

聖訓十一日出京太淑人猶命家人扶掖至廳事

前見不孝依戀不忍去則曰汝行矣吾涼秋薦爽時當乘軺車看汝絳帳課諸生也嗚呼痛哉馬鳴蕭蕭輿臺候門孰意牽衣拜別之日即爲永隔天人之日耶太淑人每勗不孝以先公後私不欲以眠食紛不孝念慮元宵後數日復患寒疾旬日漸愈至二月杪臥床不能起者數日諸孫寄言試院必取而閱之見狀病勢甚熾字樣即令易之曰吾病漸愈耳不孝兩接家信知病勢纏綿即擬陳請乞解職奉侍湯藥嗚呼已無及矣三月初七日凌晨太淑人病篤呼婦命具公服舅父山鶴公馮氏

妹倩巨欽在側謂曰吾子官貧全家扶旅櫬歸需用浩繁一切冗費萬不可爲吾子自少遠遊聞吾病雖數千里外倉猝歸省今聞此信自當并日馳歸保陽去京不遠吾殮後三日然後葢棺可使吾子歸見吾去時面目也嗚呼痛哉不孝聞訃後制府彭城李公來署問唁明日即移送關防及一切公物于制府並日馳歸果殮後三日矣撫膺號泣氣已欲絶家人啟棺因得親視衣衾含殮等物腸斷血枯中猶及仰見容貌清癯肅穆不異庭闈奉訓時而謦欬已不可得聞矣嗚呼痛哉不孝平日

一點孺慕之誠蒙慈母垂鑒于永隔時猶見亮若是是則不孝所飲泣含痛與生俱永者矣至不孝弟界遠羈一官奔赴無期其抱恨終天更何極耶太淑人慈惠任郵所居遠近無論疏戚周贍惟恐不至兩至京師送者無不牽袂流涕好成就後學秀水張庚幼喪父太淑人見其勤學命不孝同舍而食從孫載幼聰敏太淑人命從不孝學今兩人皆以博學鴻詞科應召來京其他成就人之遺孤者甚衆又至性孝友舅父山鶴公自幼相依至白首無間少習繪事山水人物花卉各造極品寸箋

尺幅入爭寶之所著有復菴詩稿三卷不孝曾請
付梓則曰吾未能自信焉敢問世耶太淑人生于
順治十七年庚子二月初三日卒于乾隆元年丙
辰三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七乾隆元年恭遇
覃恩晉封太淑人　晉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
政提督直隸等處學政加三級紀錄二次廉江府
君繼室子三長不孝陳羣康熙辛丑科進士由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直隸等處
學政加三級紀錄二次娶俞氏　誥贈淑人吏科
掌印給事中諱之琰公孫女　日講起居注官翰

林院編修諱長策公女進士諱鴻慶公姊繼娶俞
氏　誥封淑人候選州同知諱爾望公女次不孝
峯廩貢生候選訓導娶任氏候選州同知　公
女次不孝界陝西寶雞縣知縣題署隴州知州娶
徐氏江西瑞昌縣縣丞諱　公女女一適舉人
候選知縣馮巨欽孫五汝誠監生聘思南府知府
史諱瑗公女戶部尚書諱貽直公妹汝恭儒業聘
內閣學士沈諱涵公孫女甲午科舉人諱桂臣公
女汝懿儒業聘甲辰科順天南元馮諱巨欽公女
汝隨幼俱不孝陳奉出汝鼎　恩蔭生娶甲辰科

進士屠諱　公女不孝峯出孫女三一許戶部
員外程諱亮祖公子一許翰林院編修蔣諱恭棐
公胞姪不孝陳羣出一適文學裴接三公子不孝
峯出乾隆元年三月望後二日謹狀

彭城年家眷姪李衛塡諱

香樹齋文集卷二十七

嘉興錢陳羣集齋

雜著一

雍正七年湖南鄉試策問五首

問聖人之學所以法天聖人之政所以代天是故有心法以紹精一之傳即有治法以底協和之績治法者心法之推也心法者治法之本也堯舜禹授受則曰允執厥中孟子言湯執中是心法所由傳也而夫子贊舜則曰用其中于民仲虺稱湯則曰建中于民然則中者其兼體用而合一者與我

皇上以生安之質宏參贊之功事
天法
祖勤政愛民以至一言一動必本之于誠持之以
敬所以受福凝釐休徵協應然則誠敬者中之體
所以立卽中之用所以行與朱子釋凡爲天下國
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以爲一者誠也又曰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誠與敬皆本于一與我
皇上學由天縱而誨人不倦誠敬之理既統會于
一心復體驗于萬事以研經味道之功爲敷政寧
人之本

經筵進講發明聖言如論時中

聖諭有云君子之中也以敬而統庸于中君子之庸也以誠而推中于庸恭繹之下字字精義灼然共著矣論忠恕

聖諭有云忠者誠也恕者應也存諸己者惟一誠物來順應萬事自具萬理皆一以貫之恭繹之下始知朱子無待于推之說確有實際功夫葢誠無不格上以誠感下必以誠應程子曰未至于誠由敬可以入誠周子言學聖以一為要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公夫公私之間天理人欲之判也去其

私心而無一毫之雜則人欲日消而無偏黨之蔽純其公心而無一息之間則天理日明而不失其本心之正此皋夔稷契諸臣得與見知之任者未有不由于此也多士訓行有日其悉心言之以覘所學焉

問民以食為天民生莫急于謀食故王政莫大于課農周以農事立國重農之政莫詳于周禮一書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興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瀉墳壚別肥瘠也稻人掌其水之蓄止均瀉防旱潦也自禹則壤成賦而後似一

定而不易矣而古者授田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之
分何歟漢趙過代田之法使下田易爲上田之獲
可倣而行之歟夫足食必先籌積貯常平之制昉
于西漢而實本于管子重斂輕散之言其道可以
抑大賈富家之豪奪而劉般議之何歟隋之義倉
宋之社倉皆本常平之意而變通之或責之當官
或責之鄉人其同異可得而詳歟西北土高資灌
溉東南土卑資蓄洩然蓄洩得宜正所以資灌溉
灌溉有法亦必以時蓄洩或因勢而利導之或開
鑿防引設壩建閘以疏通之水之散布有多寡之

別田之得水有後先之次有日時之限能悉其制歟我

皇上躬親祈穀遍舉籍田重農之政考驗古今推行盡善積貯則按時稽察水利則因地興修用是黃輿呈瑞黎庶効勤平沮洳爲膏腴墾石田爲沃壤葢訓農之事至成周而稱大備至今日而稱大成洵乎

聖人繼天立極數千載而一見者也楚南素號土腴長沙岳州常德三府所屬湘陰等州縣襟帶洞庭頗資堤塍保障之力

皇上恩賜帑金興修完固現議專員歲修永賴安瀾之福隄障之內可開墾者畀瀛固宜于稻而高亢者或亦有宜于黍者歟他如辰沅之間唐崔嗣業所開澤石放鶴槎陂等水人皆便之其迹猶可考歟多士食德飲和久矣其親切言之毋有所隱

問治天下以正風俗端人心爲本民風者王化之原而士習者民風之倡古者敎士之法恒詳誠以士習端而民風未有不歸于淳者人自受中而後莫不皆有愛親敬長之知能而漸至澆漓者習爲之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本後起之事而

可以移固有之性所係不綦重歟有虞之上庠下庠夏之東序西序殷之左學右學周之四學習之地也自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迄乎合舞合聲三德六藝習之事也而猶恐見異思遷所交之不擇以致比匪之傷又立師氏保氏以董之其義可得而述歟我

皇上以天地父母之心大教誨生成之德愛士極其周詳甚至雪案芸牕老宿寒素所備嘗之況而不能自言者無不洞悉其微而曲加體恤訓士極其明備舉凡二帝三王下及漢唐宋盛時所已著

之章程而義有未該意有未盡者無不斟酌盡善
而廣爲樂育士生今日宜如何黽勉耶至于觀風
整俗使之設尤仰見
皇上愛士愛民之心有加無已故于簡任大吏愼
選師儒之外復設專員俾宣德教示彰癉以樹風
聲其與成周保釐東土而命畢召諸臣爲之異其
名而同其意者歟古稱楚南風俗惠中秀外三湘
七澤之間劉禹錫所謂民秉其氣淸惠多文近者
聖治洪敷苗猺向化而剛勇勁悍之氣或猶未息
者由其慕化之誠動于天良而相沿之習洗滌未

遍誠欲採風者入五溪之俗戶盡可封易卉服之民皆知禮義其道何由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蔡傳以爲會者合而來也其化導之始事歟歸者來而至也其化導之成功歟爾多士被服詩書必思所以倡率之以底于一道同風之盛者盍悉陳之

問察吏所以安民而命官分職代有增損唐虞詢岳咨牧而外不及庶司百執事專以安民責之大吏漢時黃霸以吏民嚮化由太守賜爵關內侯卓茂以視民如子由縣令封褒德侯兩京之吏治史

冊稱焉豈上古之世民淳事簡後世生齒日盛政事殷繁吏治之難易固有不同者與夫守令為親民之官民生休戚在守令之賢否而守令賢否視大吏之表率其責誠有均重者歟我

皇上精求治理簡任督撫司道始之以其難其慎繼之以惟和惟一遇府州縣員缺內而月選揀選外而保舉調補亦必詢事考言以示鼓勵為大吏者誠能體

皇上大公至正之心行激揚勸懲之舉有成就化導之意無姑容刻責之私如書所云寬而有制而

後可歟爲守令者誠能體
皇上詳求民隱之念善催科撫字之方有功見言
信之效無沽名釣譽之心如康誥所云若保赤子
果何道之從歟淸愼勤三字居官之要道然稍偏
焉而淸者或隣于苛刻愼者或近于畏葸勤者或
至于瑣屑是必迭施互用以成其能則淸恐人知
者小心繼以匪懈敬愼不敗者黽勉本于精白業
廣惟勤者節儉要于正直非有猷有爲有守何足
語于斯歟
聖天子立賢無方而與人復不求備郎佐貳等官

亦必揀選錄用俾輔長官所不逮至因公詿誤者
亦令送部引
見寬其過失以期後效爲臣下者宜何如之報稱
歟記云事君先資其言其各抒所蘊以對
問人君代天出治未有不急于求賢以爲輔者書
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國家
之治係乎賢才賢才之進由于薦舉古之人有舉
親不疑舉讎不嫌者有昌言于衆無所引避者有
密封陳奏惟恐人知者其能詳其事言其效歟我
皇上闢門籲俊加意人才廣登明選公之路于野

無遺賢之時猶恐人才未能盡用使內外臣工各舉所知或密封陳奏或露薦送部卽親戚子弟不必嫌疑引避可謂宏收博採極千載一時之盛矣有薦人之責者必有至公之心至明之識方不負聖天子求賢若渴之至意然明與公兼之甚難欲知人必先觀人易曰誣善之人其詞游失其守者其詞屈此以言觀人也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予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以行觀人也行不可泥而求之心則又曰察其所安言不可信而審諸貌則又曰觀其眸子師

其意而行之庶幾無失歟夫得一賢士與樹一私人一則志在自便一則志存爲國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況以干謁求進者其居心必不可問彼且不能自全其身又何能利及于所舉之人故古有自薦之賢才必無納賄請託之良士爾多士力學有年爲國家備任使之器梗楠杞梓地實生焉他日酬知之具養之裕矣盍詳著于篇

## 湖南科場事宜告示

照得三年大比乃

國家掄才鉅典所以網羅賢俊原望其明體達用坐言起行本讀書稽古之功裕出身加民之業非望其馳騁浮華以文辭而已者蹈虛車之誚也楚南爲人文之藪自屈賈而後代有聞人我

皇上御極以來覃敷文教至治光昭山陬海澨無不奮興鼓舞志切觀光向者湖南士子就試武昌遠涉洞庭致有望洋心悸裹足不前者幸遇

聖天子愛士心殷無微不照

特命長沙建設棘闈分額取中俾楚南士子去波濤之險得風雲之便比聞衡麓湘涘荊嶠黔溪間家唫戸誦者視就試武昌時數幾三倍文風旣日臻于盛文體宜益進于純易曰修辭立其誠誠立于先而辭以達之是故可以行遠可以載道可以章身可以華國葢言爲心聲文又聲之至精者也文品不一實理則同本院恭膺

簡命珥筆鑑衡思上副

聖天子樂育人才之至意下體爾多士芸牕雪案之辛勤期得人以事

君務卽文而徵行亦惟執實理爲憑理之所是不敢不取也理之所非不敢不去也查科場條例開載中式後磨勘處分甚明內云文有正體凡篇中字句務要典雅純粹不許故摭一家言以飾爲宏博前場文字斷以明理會心不愧先程者爲合式後場斷以出經入史條對詳明者爲合式如決裂本題不遵傳註引用異教摭入俚言諧語甚至作全不可解之語後場問十不憶五者四書五經文章策論表判有全篇雷同勦襲者磨勘時酌量察叅等語功令具在諸生各宜詳愼毋得玩忽自悞

功名他如行文筆誤文內錯落一定字樣及錯落
在題目上者罰停會試一科二科不等間有輕浮
之輩平時不能涵養臨事多致草率謂糊名易書
之後使者憑硃卷取閱交卷時不肯細心檢點以
致中式後甘受磨勘之罰乃如之人他日出身加
民授之以官任之以事安能望其詳慎耶況添註
塗抹定例所不禁惟在交卷時從容勘對耳以上
所開條例奉行已久自宜家喻戶曉誠恐山村僻
邑新進後生師傅所未及講論明晰者合並開示
至于科場積弊近科以來釐剔已極澄清本院恪

遵
聖訓矢慎矢公此心實可自問
陛辭後同日就道星馳來楚並未嘗妄接一人即
沿途地方當事迎接者亦並未妄通一語況本院
自爲諸生至通籍以來從不敢以非理向人干請
豈有仰荷
主知職司文柄反甘身冒
國憲受人干請之理乎倘有不法之徒指稱故舊
親戚招搖生事者一經發覺立即 題參諸生讀
書明理各宜自愛毋致以身試法也特示

## 古今名將用兵異同辨

自古名將其善用兵者不可以筆罄也然而有異有同有異而同者有同而異者又不可以不辨也今因誦讀之暇嘗採之史冊誌其一二以爲閫外之助孫吳以前可無論已惟自戰國以來有明而上其間名將迭興可勝道哉總之用兵之道不可不師古人又莫患乎執古法而不知變通如火牛之陣田單用之以解圍明代有用之以戰者敵以砲擊牛皆反攻大敗故用火牛則同也其所以用之者異也軍中無戲而王翦則以投石超距爲可

用兵法右背山林前左水澤而韓信則用背水陣其用之時不同則知古法之不可執也孫臏減竈虞詡增竈其事則一而其理則同一示敵以弱一示敵以強也詡之強弩勿發而發小弩即減竈意也從東郭出北郭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者即增竈意也廉范之交縛兩炬道濟之唱籌量沙張齊賢之列幟燃芻皆與增竈同元昊之銀盒藏鴿與孫臏之伏兵馬陵見火發弩同韓信易趙幟馮異變服亂赤眉虞詡采線縫裾王鎮惡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李光弼穿地道虞允文授潰卒旂

鼓從山後轉出之數者或襲其虛或亂其實或示之以神或恐之以勢用有不同其爲駭敵則一也王霸與衆飲蘸茂周建兵射中其酒樽霸安坐不動孫堅會飲魯陽東城董卓兵至堅談笑自若他如寇準博飲宗澤圍棋之數者或以之却追或以之守營用有不同其爲安軍心則一也耿弇與劉歆戰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下李愬與吳元濟戰夜半乘雪擒之韓琦與元朮戰則選精銳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敵劉衍伏兵四起前後夾擊之吳玠吳璘與金人戰以奇兵絕其糧道

度其困乏設伏以擊之韓世忠與金人戰撤炊爨給魏良臣移屯守江乃移兵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金人問良臣消息擁鐵騎過五陣東伏兵四起遂擒撻不野等之數者或用奇兵或用伏兵用有不同其爲出于不意攻其無備則一也趙雲與曹操戰前突其陣且戰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有伏引去孔明之没司馬懿進兵姜維令楊儀反旂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亦退此與李廣入匈奴下馬仰卧之計同也皆所以恐敵而已矣度尚擊卜陽士卒獲其珍寶驕富而

無鬬志尚乃命射獵畬焚其營獵還皆泣尚使人慰之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遂赴賊營破之王鎮惡與秦兵戰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登岸畬使人觧放舟艦水急舟失因勸之死戰斯二者一則誘之以利一則迫之以害與背水陣沉舟破釜之計同也皆所以激戰而已矣田單之破燕軍也詐爲神師曰敵人劓其所獲發我之塚殊爲可憂司馬懿恐孔明屯五丈原乃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屯五丈原我無慮矣斯二者同一詐也而一則愚敵以怒我一則安我以禦敵其所以用

詐者則有異周亞夫不救梁王霸不救馬武同一
鎮重也而一則欲乘其敝而取之一則欲示以不
救而勝之其所以用其鎮重者則有異張巡以稾
人取箭劉琦獻浮橋毒水草以敗金一則益巳之
不足一則損人之有餘其爲欺敵則未嘗不同宗
澤暮徙其營吳玠以黃柑遺敵一則能料敵人一
則不爲敵料其爲神速則未嘗不同使臣不可斬
而冦恂則斬皇甫文降將不可遺而岳武穆則遺
黃佐楊欽一則奪其所恃一則與以可間其爲弱
敵則未嘗不同桓温戰不利燕將欲追吳王垂曰

温初退必嚴警備簡精銳爲後殿不如緩之彼晝夜疾趨俟其氣衰無不克矣金人之亂趙鼎勸帝親征帝欲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二者同一不輕進也然一欲乘其後一欲老其師其意有不同矣陳平卅具供楚使岳武穆遣間諜齎蠟書二者同一行反間也然草具僅可欺項王蠟書僅可欺金人其時有不同矣隋主問取陳之策于高熲熲對曰量彼收獲之際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廢其農事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

茅竹當寄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從之陳于是始病劉子羽聞有金師預徙粱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子羽勝之二者同一使敵人匱乏也然而掩襲者逸故較易徙積者勞故較難其勢有不同矣劉琦埋車輪于城上撤民扉以爲蔽劉整畫地爲船以習水戰二者同一備不虞也然琦則行于有事之時整則行于無事之際其緩急有不同故詳略亦異也王濬以大筏破鐵錐以大炬燃鎖金兀朮以板鋪船上破韓世忠之鐵綆大鈎以火箭射蓬

破海船岳武穆以巨筏破撞竿以腐木爛草破舟輪以麻札刀斫拐子馬數者同一破敵軍也然水戰者必先期陸戰者在臨敵其遲速有不同故利害亦異也至若漢之時李廣與程不識同擊匈奴程不識則嚴刁斗謹候望李廣則不設部伍隨士卒之便故兵皆愛廣而苦不識唐之時李光弼與郭子儀同爲大將光弼號令一施旌旗壁壘皆變子儀則不然故將士樂子儀之寬而畏光弼之嚴此四人者何一時則甚不相同而曠代則若合符節也由此觀之然後知用兵之道各因其人不必

强之使同亦不必求其獨異惟我之所深信而無疑者則隨機以應之斯善爾雖然以李陵之勇未免以輕敵取敗蓋奇多而正少也然則古人所未有之事爲將者安可輕試之哉

錢子曰凡爲將者其當盡之道莫如相機遇勁敵先謀所以弱之遇小醜先謀所以威之然切不可自顧其生故古人有言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擇將者當擇敢死之臣知兵者必知敵國之勢二者乃古今不易之理也

或曰圍棋與兵法無異愚竊以爲不然圍棋者彼

衆我寡先謀其生天下安有先謀其生而可以戰
者乎

## 春秋兵法異同辨

太史公曰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爲將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所謂失之毫釐謬于千里勝敗之機死亡之患在須臾間也古之通春秋而善用兵者有四人焉關雲長杜征南狄青岳武穆是也春秋有不言兵而兵法在其中者如晉以男戎勝戎戎即以女戎勝晉之類勾踐飾美女以豢吳其計本此至若大國三軍惟晉獨有四軍此晉之所以獨强也中軍私卒未

有分者惟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此楚之所以有備也二者其道一也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戰陳之事不一矣就其大略而言之則料敵之方有十驕敵之計有六先聲之計有二攻瑕之計有二應變之計有二退兵之計有二激戰之計有二持危之計有二怒敵之計有二陣法有二伏兵有二審勢有二軍政有二示暇有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有二楚子元侵鄭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中行獻子伐齊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

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三者其言不同而理則無異河曲之戰秦行人夜戒晉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退矣平陰之役齊侯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叩馬曰師疾而速略也將退矣二者其言亦不同而理亦無異邲之戰欒武子能料楚人復能料鄭人鄢之戰郤至欒書能料楚人而不能自料乃能料人者反敗不能自料者反勝此二者殊有雖鮮王孫滿之料秦師也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姚句耳之料楚師也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楚懼不可用也此與舉趾高心不固

者何異若乃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又其淺焉者矣春秋所以明料敵之難也繻葛之戰先犯陳人楚子伐隨季梁請先攻其右攻瑕之計同也楚人五用驕敵之計晉人一用誘敵之計六者亦同也莫敖之請敗鄖師蔿賈之先請伐庸同一先聲之計也城濮之役晉人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越椒之亂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我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

二盡于是矣斯二者其言皆奇而譎可爲應變者法子元侵鄭鄭人縣門不發楚言而出與華元夜半登子反牀皆所以退兵也然其計亦甚危矣荀罃激士匄荀偃攻偪陽王孫賈激大夫叛晉其詞或急或緩各因其宜夫椒之敗越卑詞厚利以請成黃池之會吳王挑戰以爭先同一持危之計而用有不同晉文伐楚兩用譎計皆欲怒子玉之意也凡此皆春秋之奇計也先偏後伍與如荼如火其陳法同一整暇而强弱稍異鄭突三覆敗戎士季七覆自衛同一設伏而勝負有異晉人好用疑

兵或輿柴疏陳或多鼓均聲以强敵弱類如此曹劌一鼓作氣之說轍亂旗靡之論不輕戰不輕追何其慎也宋襄與楚戰子魚曰及其未濟請擊之吳之入郢夫槩王則曰半濟而後可擊同一濟水之時而或利于遲或利于早何其變也二者皆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也以弱敵强類如此楚莊王之霸也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越王句踐之霸也五大夫進策曰審賞曰審罰曰審物曰審備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二王者可謂能盡軍

政者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軍律也以强敵
强類如此鄭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晉欒鍼
使行人執榼承飲何其暇也兵之勞者示之以逸
類如此鄭人侵衛牧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
後越王軍于江南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夜中
鳴鼓涉江吳分其師以禦越越乃以中軍啣枚潛
步襲之斯二者可謂攻其所不及料矣兵之分者
示之以合類如此凡此皆所謂以正合以奇勝也
至若練兵之法管子內政寄軍令為上子犯之示
義示禮示信次之擇將之法晉文用郤縠為上晉

悼之用魏絳次之任將之法秦穆之用孟明爲上晉景之用荀林父次之又若治兵而不戮一人者子文是已下城而不戮一人者荀吳是也此皆千古極盛之事也讀春秋者得其一端則終身用之不窮故孫權之語呂蒙也則曰涉獵往事良有以也若摘句尋章以爲文辭之用此乃書生事耳雖然春秋之兵法亦有不可行者如蒙馬虎皮之類是也讀春秋者若相機而行之然後不爲古人所愚

## 詩經兵法辨

嘗讀三百篇而知王者之無敵也文武之世有不戰之威宣王而後有必勝之勢反覆之下益信不得已而用兵者其道無不盡善也迄今要而論之國風之言兵者五篇小雅之言兵者四篇頌之言兵者一篇擊鼓之詩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言失伍離次也州吁所以圍鄭東門五日而空還也較之無衣之言同仇者偕行偕作固已大異矣聖人于此知秦之所以强而衛之所以弱也况小戎之作婦人亦善言兵今讀其詩

而知車戰之善也西戎騎兵飄忽追之常恐不及故利其輕其詩曰小戎俴收曰俴駟孔羣蓋言輕也中有游環脅驅前有陰板可以係靷有觼可以係軜車制既詳而後器械可備龍盾欲合交韔二弓備不虞也蒙伐有苑厹矛鋈錞欲自傷也竹閉緄縢俾之正也即此一篇可爲破西戎者法矣若乃東山之詩將識士心破斧之詩士識將心安有不勝者乎觀此五篇可以知國風之善言兵矣采薇之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何其樂戰也四牡翼翼象弭魚服何其整且備也三軍之目必

視旗幟出車之詩曰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又曰旂旐央央備邊之策必守其要害之地故曰城彼朔方凡用兵之道焉不可不習車不可不調先聲之氣不可乾窮寇之勢不可追興者唯六月之詩盡之用兵之道將欲其老成兵欲其久練臨陣欲其從容進退欲其有節威震中外者不戰而屈人之兵五者惟采芑之詩盡之朝廷無事不可以黷武國家雖安不可以忘戰彤弓瞻洛之詩可詠也他若漸漸之石之詩不足言矣觀此七篇可以知小雅之善言兵矣夫擊敵者賴

乎能猛攻堅者賴乎有其王者之師在略地天子之師在命將故善擊敵者莫如太公善攻城者莫如文王善略地者莫如召虎善命將者莫如宣王大明皇矣之章江漢常武之什亦既詳言之矣蓋兵欲其整欲其有備欲其不擾民故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又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以衆擊寡貴于速故曰如飛如翰如江如漢止者貴乎堅進者貴乎銳故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兵以正合則綿綿翼翼以奇勝則不測不克古今兵法數語已盡之觀此四篇可知大雅之善

言兵矣從來小醜之不下者皆有險可恃不奪其所恃其爲害不息故殷武之詩曰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觀此一篇可知頌之善言兵矣更有一言而其義無窮者如伐鼓淵淵明戰者之不可輕進故鼓聲亦和振旅闐闐明勝者之不可少留故鼓聲亦壯駟鐵可以教射大叔于田可以練兵讀城朔方之語知黃河之當守秦築長城漢開五郡唐築受降同一理也讀殷武入阻之語知長江之不可失後世吳蜀之爭荊川宋之不可南渡卽此意也且夫六經莫不言兵而詩皆備之師之

耳目在我旗鼓故曲禮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
白虎卽旗旐央央之謂也尙書不愆于六步七步
六伐七伐曹劌一鼓作氣之說卽伐鼓淵淵之謂
易師卦丈人吉卽方叔元老之謂也師出以律卽
整我六師之謂也其軍政悉因乎周官萬二千五
百人爲一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兵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
百人天子六軍用車七百五十乘七萬五千人大
雅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是也大國三軍用車三百
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餘皆謂之羨卒故公

劉之詩曰其軍三單魯頌之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皆不用羨卒者也此軍政之定其制者也仲春以蒐振旅仲夏以苗茇舍仲秋以獮治兵仲冬以狩大閱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春夏秋之田皆略唯大閱獨詳冬夏不興師遣戍者期年而代豳風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卽講武之時乎六月之師不得已而爲之者乎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其卽遣戍之期乎此軍政之定其時者也至若讀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而

御校以止喧譁者可想也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而皆譟以象克敵者可想也讀陳師鞠旅及既敬旣戒而前期之戒聽誓之文皆可想也則詩不言陣法而陣法在其中矣故曰六經兵法詩皆備之

陳羣年十六以五經補博士弟子員明年貢於京師館婦翁檀溪俞先生邸舍先生經學精貫謂羣曰聞子幼習五經將僅以博科名耶抑欲貫穿融會其義耶羣曰貫穿融會若何願受教先生曰諸生以經義應舉子試者僅就訓詁敷衍成文而已予所謂貫穿者如串散錢各從其

類貫則聯屬而共相發明矣亦不必人云亦云也明日卽授羣詩經曰古人能文者必兼武備曷留意乃就詩之言兵事者比類聯絡之按武備志言用兵之法衍詩經兵法一篇先生見之喜曰是豈舉子業耶又數月復就春秋所言兵法一篇呈先生先生又爲批削塗竄付羣曰是亦紙上談兵也雖然加於訓詁一等矣先生又授兵法一篇曰吾老矣子年少力學他日通籍後遭際

聖明當文武並用之時倘受知

九重得備顧問或巡邊督師稍涉將略効馳驅於
盛世方不負讀經本志也先生姓俞氏名長策
號檀溪祖昌言官州牧有治績父之琰以名翰
林改吏科給事中先生幼力學醇謹寡言語於
書無所不覽夫人邱氏名家女好讀書先生貧
不能購書夫人問所欲覽者何書即向書肆借
抄予曾見夫人手抄莊子漢書及韓杜詩集數
種夫人德性仁厚耐貧女一[illegible]羣爲諸生時先
生見羣試卷極賞之知羣未娶歸以語夫人屬
所知曹君樞爲媒願以長女許配羣稟聞父母

甚喜康熙四十四年先生應　召入京　賜帑
金五百治行先生謂夫人曰吾數月卽北上矣
汝擇日嫁女可也是年夫人以喪子過痛抱疾
而逝明年丙戌先生會試被放
聖祖問大學士李光地曰舉人俞長策會榜無名
主司之不明也明日有
旨罷會試總裁官李錄予彭會淇俱削職先生蒙
恩一體殿試讀卷日拆第一卷
聖祖問不是俞長策麼其激賞眞異數也先生一
生落拓身後惟圖書數卷而已因撿閱少年撰

著追憶淵源識其顛末俾陳羣諸子及孫曾輩
有所考焉陳羣識

嘉興錢陳羣集齋

雜著二

## 治河畧

竊按先天之數以究方域之圖艮居西北二陰在下上戴一陽覆碗而最高東北則震一陽在下上戴二陰仰盂而卑故黃河自積石入中國至于碣石入于海巽居西南二陽在上下覆一陰且上寄生中故亦最高東南則上缺之兌澤也故江漢皆發源于蜀至于吳越入于海豈非自開闢以來一

定之道乎此所謂南條北條也若淮則自桐栢發源入于海是謂中條皆地之大脉也自是而南七十餘河北二十餘河支連絡貫無不由江淮河漢以會于海則水者血也河道者筋竅也氣引血行肌膚豐潤何不善之有然人之血氣易于爲疾惟君子御之以理則大禹之行水行所無事此以理制氣之學也有克己之功尤須涵養之力故掘地使江淮河漢由地中行而涸出之土不無微窪停蓄之處又開溝遂洫澮以達于川卽有水潦而溝澮之間皆能受水是以天下之地容天下之水也

故既奠之後底定者數百年雖至湯建都于商因
河患而屢遷然考之詩書未有如後世之災之甚
者也自齊威公塞九河同爲一河至周定王五年
河遂徙滎陽乃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
蔡與濟汝淮泗會而禹之故道湮矣且自春秋歷
戰國裂土分疆各自爲計觀葵邱之盟曰無曲防
而白圭之治水自謂愈禹斯堤堰之所由起也夫
增堤以障濫乃水浮而不收是是時已不盡由地
中行矣謂非井田既壞之故哉其後韓用鄭國間
秦鑿涇水入洛三百餘里以溉田雖秦獲其利而

兗豫之間未聞大害則上流之有以殺其勢也至漢而決酸棗決金堤決瓠子二十餘年爲患特甚武帝乃自臨決河卒塞瓠子河北行三渠又命鄭當時穿渠自長安至河三百餘里而渠下漑田萬餘頃太始中復穿白公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袤二百餘里漑田四千五百餘頃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以漑田而汝南九江引淮靈軹引渚水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亦底定者百餘年及後河決館陶潰金堤氾濫兗豫而賈讓之上策以爲放河北流中策多穿溝渠增堤培堰

則下策耳明帝因汴河爲災發卒數十萬修汴渠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使河汴分流入慶安瀾自漢末迄唐雖間溢不致大敗如曩日則河之大槪不略可知哉惟宋都汴梁輓東南之粟用齊澣之議開淸水河十八里意謂導淮入河不知實引河入淮沙泥壅淤遂決濮陽陽武繼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閒仁宗時決橫壠改而北流自是而穿六塔渠向北導二股河使東河分爲二焉宋昌言主東行司馬光主東北並行後王安石與光不合竟閉北流而河大決溢貫

御河爲一迨元祐間回河東流之議復起而文彥博呂大防主之以爲河不東失中國之險其後吳安持築堤七十餘里障北流而東而河決內黃勢全北流政和四年孟昌齡獻導河議穿大邳東北二山分二股而過合于下流是時水稍就禹故迹北流而定也明宋禮濬黃河故道于中灤導河分流北入海河以分而安又陳瑄疏請于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鑿徐呂二洪之巨石築長堤以蓄巨瀦至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又東流入海遣徐有貞作治水開疏水渠河流之旁不

順者堰之堰長袤至萬丈弘治河復決原武支分
爲三一出金龍口一出下尉氏一出蘭陽儀封瀰
漫而不可禁命白昂治之乃築陽武堤濬古汴河
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
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猶以河之入淮非
其正道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堤自東
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引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
海迨萬歷初河淮分決流沙淤澁雲梯關入海之
路大阻淮安墊焉潘季馴乃申陳瑄故畫築堰以
捍淮築堤以制河又慮河之內衝閘而蝕漕也嚴

五壩之啟閉且于黃淮之會作風神壩使黃之漲也不致直入淮淮之出也直射河以淮刷黃而人稱神焉則疏防有訣消納有機矣由是觀之河之北行者其本性也合淮而東行者後世漸移之勢也多穿溝渠者殺水之正法也建閘設壩大爲堤堰者驅水從我之巧術也此如用藥攻疾而但能已症藥一日不服舊病復作百病叢來再服昔藥未必效矣蓋築堰以障湖而設閘以啓閉是妄啓非宜妄閉亦非宜矣而以爲堰設而湖可瀉水則下流不致肆出可免東去之溢不知湖日淤而滿

則淮水之暴來無所頓泊且河淮旣已合流則風神壩似可不修不知黃强而淮弱黃濁而淮清水之性淫而易昵河之漲也勢先就淮以濁交清泥沙下沉則湖底日高淮底如故下流不順上自妄行再加黃水入湖淮水不能驟出向下湍急之意一緩不能刷沙海口壅滯其以釀今之患也豈一日之故哉夫地猶是地水猶是水法止此法而有一番之變在權一番之宜近閩人自南來者皆言淮揚之水漸消而濟曹一帶勢復滔天而洛陽中天下心區也淮揚曹濟腹肋也腹肋病水膨脹大

作二便不行而謂胸膈以上得以安寧乎若因淮揚治淮揚因曹濟治曹濟是猶閉門捉盜徒受其殃無論民之陷溺難除明歲之漕儲將何以運輓耶爲今之計在考古而不泥古相度黃河舊代北行之路有可開者多穿支河以導之則河水減河水減則淮水暢淮水暢則諸湖落而原隰寧矣不然當地翕之時田若涸出而明春一鬧本地之水猶且上浮況益之以河淮之浸漫也哉且上而山陜下而東省雖猶有溉田之渠而年久官不督理必有塞蔽民間自行修整者當在三月之時農事

未興畚鍤多暇及時鳩工卽行通導以防桃汛之厲而所涸出之田亦卽整理溝塍目下免于沮洳將來便于灌溉使水之在地者大以受大小以受小皆由地中豈惟明秋可望復業不幾數十年長慶豐盈乎然當事之未敢大爲舉動者以爲大工一興動費數百萬夫與其發無算之帑以賑而暫救于須臾又何如爲永逸之計且免見萬姓之顛連哉元賈魯開河數十里數十日而成近時興一彼輒累歲月者由在河之員惟樂有事不願無工有工則有利無事則靡已夫莫非王事何各官俱

養其廉而河員必自備資斧哉朝廷用人亦論其才不才耳富者未必有才有才者不能盡富果才矣則國家方賴之以享無窮之利而何不可利于彼哉此又積習之不可不詳察者也

乾隆十五年江西鄉試策問五首

問帝王之治本乎學唐虞夏殷之初無學之名其心法相承見于詩書者曰中曰一曰敬三者體用存發先後合一之際能括其旨歟說命言學必歸于修德其上接堯之克明湯之日新而下啟緝熙宥密以爲心法者歟董仲舒言二帝三王之道在設誠其要安在楊雄言天下雖大治之則小四海雖遥治之則邇後儒謂得執簡馭繁之道能言其所以歟唐太宗謂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衆宋太祖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三代而下

言治心者殆庶幾焉其于危微精一之義離合純雜可得言歟程顥謂防未萌之欲程頤謂當擴充此心楊時謂中即極也朱子生平所學只四字元許衡謂欲求典謨必先明大學一書其言至篤得要能切實指之歟周敦頤說一幾字張載說一豫字他如諸儒致力之處其殊途而同歸者可詳言之歟我

皇上姿本生安而遜志時敏萬幾之暇日親典籍其于二帝三王心法之傳不惟深知而篤行之矣偶遇三農望雨之時甘澤稍遲必　躬自省察至

卿寮言路諸臣所未及直陳者
聖心淵乎若谷披示無隱詩稱不顯亦臨無射亦
保何以加諸然聖敬日躋之學有愈進而愈上者
多士承問其敬獻之
問士先迪行學貴通經我
皇上文教覃敷崇尚實學
特詔舉明經之士聖籍光昌千載一時矣儒生席
珍待聘夙昔所强學者安在周易重卦之聖人其
說有四若鄭康成孫盛史遷虞翻是已今主何家
而繫傳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說卦傳之八卦相錯

其卽重卦之義歟復之七日來復其說有三孰爲優歟尚書今文古文能數其分合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解者紛紛能明辨而折衷于一歟刪詩之說始于史遷孔穎達嘗疑之朱子云未曾刪然歟誦詩叶韻其體之變者如每句隔叶兩字隔叶能枚舉之歟清廟一詩不能叶其義安在春秋三傳于經各有得失若鄭康成范武子劉原武胡文定朱子之所論可得詳歟又三傳所載經文未可盡信其非曾史本文能指之歟戴禮爲漢儒所述其最醇者何篇其爲門人所記及作于戰國者又

何篇曲禮之立官異于周制王制之言封國異于
孟子其義安在多士躬逢
聖運學守儒先其必有仰副明經致用之盛心者
各抒所蘊于是篇
問邑有良宰則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則千里解帶
守令民之師帥
上所藉以承流宣化者也周禮考課有六計八職
八柄漢刺史以六條按郡國唐陸贄以五術定黜
陟宋紹聖之七事旋增至九事可備陳歟歷代言
吏治者莫善于蘇綽之六條可稱包舉然歟否歟

吏治以才德分經緯此最與善所由名也能舉其著者歟　國家承平日久察吏之法稱極備求如西漢之循吏六人新唐書之十六人尚不多覯何歟我
皇上所其無逸勤求治理策守令以敎養爲本不啻至再至三司牧者將何所設施而可仰承
德意也夫舉一才而踵事者流爲苛刻爲操切旋一德而闒冗者習爲因循爲怠緩其故何歟郡守職在董率州縣職在親民惟直隸州牧兼守令之任至爲要職宜以何等官居之方堪勝任歟學校

師儒無民社之責而教董之司視吏並重宋元以來甚愼其選明中葉以後乃以舉貢久次者任之近又以縣令之絀于才而文尚優者改補今中外諸臣屢請澄別必如何而師儒咸得其人士風乃日振歟諸生坐言起行講之宜素矣盍具陳之

問積貯者所以足民天而坐致久安長治之道也是必豐其源使不匱節其流使不滯其道安在閭閻之積貯在社倉邊方之積貯在屯田大司農之積貯在官天地能詳其義歟言平價者動曰貴則傷民賤則傷農後世民日稠則地日窄穀賤之說

幾成虛語言積貯者惟籌穀不騰貴而已其何以使粟無壅于民間無腐于倉庾無困于鄰境無漁于胥吏能通計而詳言之歟常平之議減價爲民也卽以存公故減有不同有一定之減有權宜之減當何以立差等歟社倉義倉之設所以便鄉曲通周濟也而社鼠城狐或因緣影射謂當仍治之有司于是文移申轉吏胥中飽弊亦百出必何如而使受其益杜其害歟進言者皆曰廣採買以裕倉儲乃未受目後通融之益先受目前騰貴之害甚至病于鄰封語云萬家之邑千斛在市則價不

得踴採買其仍不可緩歟我
皇上軫念民依宵旰憂勤息息與民生日用相關
博咨廣採所以計興利除弊者至深且遠諸生考
古證今凡少有裨于萬一者其親切以言
問錢之爲用流行無滯非若穀粟布帛然穀粟布
帛產于地成于人然衣食資之易于見絀錢則出
冶之後一成而不可壞行萬里走千市而肉好完
固乃　國家設寶源寶泉兩局歲出錢不可勝計
而價值每易騰貴其故何歟富商大賈之積聚有
未散歟販鬻行市之居奇有宜治歟上古錢制不

一曰金曰貨曰刀曰泉曰布曰帛能明其取義歟賈誼謂錢法可致七福能悉數之歟權輕重以通有無者子母之說也其法猶可酌而行之歟歷代錢法惟唐開元錢積十錢重一兩與今戶工所頒相近然昔之患在私鑄今之弊在私銷私銷之罪重于私鑄法綦嚴矣而弊猶未盡除者以利重也今使銷制錢一千得銅六斤有奇値白金一兩二錢造一二銅器其價適相等耳雖驅之使銷弗爲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記曰奇技淫巧不鬻于市以私鑄之銅造無益奇巧之用利以倍蓰可指

而禁之歟邇年以來地不愛寶各省產銅之區置而不採則委之也議採則需聚衆聚而難散亦有司之責也其何以條畫使貨不棄地民不紛爭公私便之歟各殫所見以備採擇焉

# 十八里橋募疏引

十八里橋者南接鎭寺北帶山村東注當湖而遥連乍浦西沿濠股而直溯龍淵誠津筏之區會也橋圮以來四面懸隔行人之往來者望洋嗟嘆風晨雨夕喚渡無從弛擔而咨唇焦口燥莫有應者旣得渡咸爭先而赴童稺趨蹶惟溺淵是懼予曾泛舟至當湖經過于此親見其狀後數月僧絶塵以募築問序于予則予又思民間物力維艱昔人有言利不十者勿之舉也復遍訊輿人言橋之係于漢塘者利濟固多而砥柱中流激昂大澤使郡

境東北數百里脉絡連貫豈止利行人已哉因絶塵之請而爲疏以弁之葢徒杠輿梁北方之橋道易舉亦易毀故歲舉之載在月令周禮若東南水鄉築橋工竣則享其利者且數百年絶塵之願力不其偉哉凡同志者量力而佽之共襄其成眞盛事也非是則予亦安能爲行脚作無益募施哉是爲引

## 廣濟寺募修禪堂引

廣濟寺爲寶坻名刹靈感神蹟代有傳紀余循行畿東館于此者屢矣寺僧海貴守律惟謹少付應習氣昨阻雨禪堂見滲漏實甚自瓦縫流至佛螺直注趺座涙涙聞有聲也進海貴曰若不早爲之所則禪堂圮禪堂圮則僧衆何由躡脚數百年福地誰與守之海貴瞿然曰是百金功德也居士一停蓋間猶見及此矧住持若海貴者乎言已屏立無一語乃出行篋中數金付之曰此一椽一瓦資也若駕車適遠助于一鞭絜瓶盛水始于一滴子

其謀于好善者以集事不亦可乎因爲之引

## 行廦劄記

闡理學不得其正卽流爲堅僻古今來多許學人自附理學膠柱鼓瑟悞人家國正復不淺矣

智仁聖義中和須要將孝友睦婣任恤上體驗如冬溫夏凊孝也知此之爲智行此之爲仁行之有常而造其極則爲聖于其中經權合宜則爲義無過不及則爲中融融藹藹則爲和再于友睦婣任恤觀之理一萬殊無不各得矣

尋孔顏樂處于何處下手須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下手無入而不自得是卽孔子之疏食飲水樂在

其中顏子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然必素富貴貧賤行富貴貧賤不怨不尤始能如此則尋孔顏樂處舍居易俟命從何處下手且從何處尋起

做官固以淸爲貴然須淸而不刻于氷堅玉潔之中有忠厚悱惻之意方是仁者用心

作字全在用筆今試問與你一枝筆却是爲何且問你是手寫字乎筆寫字乎夫筆所以作字手所以運筆總要手卽是筆筆卽是手手與筆合方能點畫如意然其源又先須心存敬謹令精神凝聚一筆不苟而後字之結構成精彩亦從此發露矣

明明德功夫如磨鏡一般人之有心如銅之有質人心之明昧如銅質之不齊銅質有在山中未採者下愚不知用心者也有採出未經鎔鍊者愚魯而有一隙之明者也有鎔鍊鑄鏡而未磨者中人而不肯用功者也有一磨遂止而復昏者中人用功而無恒者也有常磨而明能照物者斯爲賢矣有磨之不已竟成古鑑而光燭毫芒者斯爲賢之不可量者耳總在時時拂拭不使少昏而已是卽
聖德常惺惺之候

大凡人家興旺每一二世必衰從此後或延一二

世又興者亦有之總未有赫奕不衰者譬諸花木果實連年燦爛稠繁間一二年必稀疏俗名曰歇枝蕃亦盛衰循環之道也易繫辭云剝窮上反下又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陰陽往復理所必然孟子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人家子弟常須自思生當斬澤之時何可無培養之功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念念積累事事積累一世培養下去世世培養下去自然連綿不斷續箕裘而振家聲亦所謂君子存之者也

聖門省身克己之學誠莫如曾子矣然猶必于臨

終時始謂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其不至臨終時斷不敢出此一言可知則平日省
身克已之功其難其慎之心于斯見矣夫人生不
外出處兩途其在布衣疏食之士閉門自好猶可
易告無罪于衾影若躬膺民社者教養兵刑一事
不慎獲咎難逭雖體用一原出處之道本無二理
然天下固有可爲愿柔善士而不能爲國棟梁者
斷無有堪稱經綸雷雨而不能謹身自治者所以
范文正公于作秀才時已先天下而憂其憂故能

後天下而樂其樂學者誠上法曾子冰淵自矢反身之學既至自無不攸往咸宜文正事業何難立至是所願與學者共勉之

古詩不可不讀蓋其起轉結搆似接非接似斷非斷皆有天然自然之妙而其蒼老雄渾跌宕搖曳則天姿與學力又和盤托出册中取韓文公詩集內石鼓歌及其贈張籍與符城南讀書三詩寫二通因發此論

習舉子業者斷不可日日專在時文中討生活專在時文中討生活總幸而得中名次亦低況未必

中乎蓋筆之平庸調之油滑氣之薄脆詞之粗俗皆惡爛時文誤之也前輩云胸中數日不用古人澆灌則塵俗生其中窺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何況作文故須古文之筆活調高氣厚詞醇者時時諷咏下筆自然不與人同

有能爲時文而不能爲古作者斷無能爲古作而不能爲時文者

凡人之著作從時文入手者雖能爲古作必有俗軟之病從古文入手者即偶爲時文亦有洒落之風

凡作時文古文必須覷定扼要線索在手一氣作完斷不可作幾句而参他事以擾之亦不可作未完而忽暢然得意盡意暢則氣浮氣浮則心散而精神外露再作時又費一番收攝所作之文便少機到神流之勢

豳風八章章十一句自秋而冬而春而夏其中之衣食酒餚農事女紅染色築室武備祭典宴獻稱祝田家之況味四時之景色天地之生息君相之經營無不畢具眞是一幅興王仁政圖包羅萬象非大聖人孰能作此

孔子刪詩編次深有妙理夫關雎既爲風始由二南以及檜曹正變畢陳獨至周公既非周又非曾旣不可列之爲風又不可紊入于雅却無處安放詩至此而止則始之以治終之以亂亦大非聖人覺世深心故于列國之後結以豳風以見王業所由起及周公輔弼勲績亦治極思亂亂極思治之道于是而繼以雅終于頌其三百之微旨乎

凡事于熱鬧場中看出衰敗來此非識見絕頂者不能穀梁傳云玩好在耳目之前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此然則料事豈易言哉古來大

聖人無過孔子孔子始說得一句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其他聖人誰曾言此所以然者一部全易俱在孔子胸中故神圓知方知幾其神正耳順心通之明驗也若夫推測而知者烏觧辨此所以誠而明者性生之哲明而誠者學問之功誠而明者如天天則神化莫測明而誠者爲人人故功夫造就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斯之謂矣

五經者萬古不易之書平實切近正如布帛菽粟乃人生一日不可離者自應服習講貫身體力行乃人皆不肯眞心用功于此即間有全讀者不過

爲獵取功名計耳及功名到手又視爲敲門瓦子豈不可惜更可笑者近來童子讀經應試希倖進學亦能自首至尾五經通熟學使者喜其童年記誦冀其將來有成所以文少明通遂錄取入泮豈意入學後志滿意足不惟不能再有進益並其已熟經書亦置高閣及至歲試臨彼文一荒謬名入下等是今日背經入泮之人卽異日下等對讀之人雖未必人人如此然如此者甚多可勝嘆哉故學問不日進便日退志氣一暢滿便墮落此一定之理也時不可失人其念諸

場中風簷寸晷全要機熟臨場功夫斷不可多讀生文致心氣耗散只須取平日所讀好墨卷好名稿中極得心應手之文多者十數篇少者五六篇刻刻背誦刻刻吟玩令其渾化于心場中下筆自然可以不假思索應念而來正古人所云網有千目得魚者一目也之謂耳臨場貪讀是烏合之衆也亦何不取兵在精而不在多之言三復之哉此吾親經閱歷之言學者愼勿忽諸

# 葬會跋後

考周禮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東萊呂氏曰四閭爲族相與辨其葬事不使五家與廿五家供之盡力有所不給耳吾鄉楊園張先生仿朱子白雲葬法舉葬會即古相葬遺意數十年來人徃風微其事尚存邑乘語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李進士繹芻吳處士安齋踵而行之以人心所同具之理行衆力所可擎之事其萃也易其行也遠其爲功也大其可垂也久更無藉族師閭役足及門而頻相勸自敦仁厚以種陰德以視賽神迎會鄉城醵金或

浹旬奔走揚揚樂輸費中人百家之產所不惜者
其輕重緩急必有能辨之者

張節母詩題詞

古者婦人之德姆教婉娩聽從幼植其基養成淑質厥後奉姑嫜相夫訓子咸賴是焉丁其窮而爲節婦撫畜孤露以克其家陰教之重可以移易風俗職史乘者方博采以爲之傳矧井里之近見聞所及能勿亟稱之俾人自樹立至其子若孫遵奉母教以迄于成立莫不推求原本丐當代文人一言以闡揚其母澤發爲詩歌述其行事依古以來未之或改也同里上舍張泓既率其弟淇濂羅列母氏孝行苦節繪爲圖請予題之一時紳士聞者

皆樂道之作詩以紀之彙至百餘家詩三百餘首復請序其卷端語云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典孝典行由委巷而薰乎比閭族黨達乎聚落州邑推廣爲教以樹風聲于是乎在矣是爲序

永定河說

伏查永定河在京城之西以地形言之京城正與霸州相對中間一隴南行直貫東西貳淀之中水分兩腋左爲北運河鳳河龍河右爲白溝河永定河各有自然之徑揆之永定河形自固安縣西南流入霸州則直趨右腋地窪而易注若由固安縣東轉入永清東安則強歸左腋地亢而難循是以霸州志所載明正德嘉靖以逮

本朝順治康熙間均屬由霸州入玉帶河甚至有時西流而合于白溝河今雖改河東行而地亢流

紆所至淤澱兩堤夾水堤日增而河日高矣現在河流穿范甕口轉出魚壩口似乎就其東行之勢可以別開一道以入西沽但范甕魚壩等口現在所經又成淤阻東行流不能暢而固安以北設有金門閘並草壩分洩河流入于霸州故道但使汎水漲發過壩尺許即向西南奔瀉南流既逼東流亦見淤滯不數日而河底偏側大溜爲之全傾再欲挽之東行勢必不可是今之永定河駸駸乎有復歸霸州之勢矣似應將金門閘並草壩以下之引河分路疏浚并將各村庄堤埝道口逐一保護

水未至而先爲之備庶幾綢繆桑土之意也至于永定河渾水易淤乃從前趨入霸州歷有年所而不見其淤者蓋渾水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又入海之道必須有清水以汕刷之現由永清東安一帶地面較亢既拂其就下之性而淀中止水無瀾任其泥沉沙壅是以旋疏旋淤若由霸州而行滔滔順瀉沙水兼行及其入于中亭玉帶等河河身窄狹約束數十里又有西淀各河之清水灌注而汕刷之急溜轉輸泥沙渙散卽使入淀之後稍有淤積亦不過沾及旁溆而不能阻其中洪也再

查永定河霸州故道一在州東一在州西揣度地形當以西道爲順引流注入必有建瓴之勢若逕州東而下尚屬强行觀牤牛河新道開入霸州東南入淀而流至任村輒趨白溝河以歸西淀則右腋之水不肯向左有明徵矣明外史河渠志桑乾可至看丹口分爲二其一東流由通州高麗庄入白河其一南流霸州合易水至天津東流遺迹久湮而南流故道迄今不改此順與不順之分也是在因勢利導之而已